舊唐書逸文

舊唐書逸文卷五

甘泉岑建功輯

穆宗紀

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案廢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條舉有須愼重者便令參議如關機密者卽且如舊御覽二百二十二　會要五十五穆宗詔曰作上曰故事上有職事准三字分上有合字佐上有以字臣下有等字廢作沿條作修如舊作依舊係元和十五年閏正月事　案新舊書本紀及通鑑憲宗之崩在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至於穆宗卽位舊紀但言丙午新紀及通鑑皆繫諸閏月據舊紀是年正月甲戌朔二月癸酉朔則庚子者正月二十七日丙午者閏正月初四日也會要旣以是事屬諸是年閏正月則所謂上者必穆宗矣

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知彈御史被彈即向下承次監奏或有故不到即殿中侍御史於侍御史下立以備其闕臣伏以朝官入閣失儀知彈侍御史先合彈奏若彈奏失錯向上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遞相彈奏奏畢復入本班候監奏出閣然後待罪此乃殿庭舊制於事爲宜今若移一殿中於知彈侍御史下防向上數人失錯如或殿中自錯則又更立何人只合知彈御史便了不必更差殿中況乖故實終慮駁雜伏請自今已後依閣內故事縱知彈御史自有錯失不被彈奏候班退監奏畢然後出待罪冀從簡易永得遵行從之

御覽五百九十四　會要六十一元上有御史中丞崔直奏云八字知彈下有侍字後兩知彈下同即向下作即請向下人有下無故字先合彈奏若彈奏失錯作合彈奏錯失上作下畢作

事復作後待罪作合侍御史罪於知彈侍御史下作放彈御史之下防止有以字向上下無數人二字或上無如字又作擬只上有向下監奏繫於瞬息八字更作別況作既依上有御字簡易作易便得作可從之作奏可係元和十五年三月事　案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據本紀是年三月丁巳有御史中丞崔植事會要崔直當改崔植御覽脫去年月當據補

長慶元年

長慶中中書門下請修聖政紀云古之王者必置史官以紀善惡國朝貞觀永徽以前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史官載筆於階陀之下所有奏議悉約書之自永徽以後許敬宗李義府作相事多奸弊遂奏史官與庶僚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臣之間咨謀啟沃不復知矣左右史惟寫詔誥除授以修注記長壽二年宰相姚

壽以爲史官疎遠不得參聞政事然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乃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委宰相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事亦尋廢

御覽六百四　案穆宗紀長慶元年四月戊寅宰臣崔植杜元穎奏請坐日所有君臣獻替事關禮體便隨日撰錄號爲聖政紀歲終付史館從之事亦不行以文義核之此條似當在請坐日之上

長慶中以兼太常卿趙宗儒爲太子少師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焉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懦怯不任事故换此散秩

御覽二百四十四　案趙宗儒傳亦載此事與此條事同文異

宗儒以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在長慶元年二月其由太常卿改太子少師則本傳未言年月今姑列於元年之末以俟考

又案據宗儒傳白宰相下仍當有宰相二字

年月無考

長慶中虢州刺史蕭佑奏湖城縣永房鄉百姓閻鄴五代同居家內槐一木再生枝葉

御覽九百五十四

敬宗紀

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表曰臣當道奉詔更令織定羅絲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一千疋況立鵞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疋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乞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即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詔許罷進盤條

綾一千疋

御覽八百十六　案敬宗紀云長慶四年正月癸酉即位九月戊午詔浙西織造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觀察使李德裕上表論諫不奉詔乃罷之而未載其表此條蓋即彼處逸文　又案李德裕傳及冊府六百八十九全唐文七百五皆全載表文御覽所載係節引德裕傳臣當道奉詔作又奉詔旨（全唐文同冊府無旨字）羅絲袍段絲作紗（冊府全唐文同○冊府段作緞）綾上有繚字（冊府全唐文同綾下仍有等字）立作[元]（冊府全唐文同）掬作桷（冊府同）即作則（冊府全唐文同）全唐文在臣愚誠亦所未論作臣愚亦所未曉

[寶曆]元年

長慶中長安主簿鄭翦主役太淸宮御院忽於院前西序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直皇帝過路汝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

惶恐遽領役人覘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一古井究穴歘焉蹤之
際已失老人所在翦以聞上旣至宮羣臣及供奉官於馬前蹈舞
賀有詔命翰林學士韋處厚紀述以表其異
御覽一百八十九　冊府二十六長慶中作敬宗寶歷元年正
月乙卯長安上有命中使張宗鑾持緋衣賜十字安下有縣字
主上有翦時二字惶下無恐字以聞上有遂告功德使五字上
旣作帝歸羣作宰於馬前蹈舞作於焉舞蹈賀上有稱字有上
有時字會要五十敘此事亦在寶歷元年新書敬宗紀寶歷元
年正月己酉朝獻于太清宮舊書敬宗紀寶歷元年正月乙巳
朔以是推之己酉乃正月五日乙卯乃正月二十一日疑御覽
長慶乃寶歷之誤今定爲敬宗紀逸文
寶歷中左僕射李絳與御史中丞王璠相遇於道璠車不爲之卻

因上言故事云左右僕射師表庶寮開元中以爲左右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揔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以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送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庭禮數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職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非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見者卽與就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之處又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重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奉勑宜令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詳議聞奏元和中太常博士韋謙舉奏削去舊儀令絳上論於體甚當然其時璠黨方盛致絳改官共寢其議

御覽二百十一　全唐文六百四十五師表作師長以爲左右作名之送上作居上禮數作禮儀賢臣作賢相當職作當位非當作未當相見者作相看就參作欲參見僕射下無之字又參作及參詳定上無重字　案敬宗紀寶曆元年十二月甲子以左僕射李絳爲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此條當是其處逸文通鑑敘此事月日與敬宗紀同　又案李絳傳亦載此事而未載其表王播傳載其表與全唐文同其前後所敘事同而文逈異故定爲敬宗紀逸文

文宗紀上

太和二年

文宗太和二年五龍會於密州禪產山之北次第而至五方之色具焉自申及戌而沒

御覽九百二十九　事類賦注二十八節引二年作中而作五具作備　案五行志敘此事與此條事同而文異禪作卑在是年六月七日　又案新書五行志云太和二年六月丁丑西北有龍闘蓋即此事西北上疑有脫字

三年

太和中文宗命中使以白玉帶就幽州賜李載義亦殊恩也

御覽八百五　案新書載義傳云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白玉帶示殊禮據舊書載義傳其加平章事在太和三年據通鑑在是年五月庚寅賜白玉帶之事必在其時冊府三百八十五亦作示正在太和三年是其明證

文宗紀下

四年

太和中尚書左丞王起進亡兄播銀胡瓶二百枚玉及通犀帶刀劒器杖等

御覽八百十二　案文宗紀太和四年正月甲午守左僕射同平章事諸道鹽鐵轉運使王播卒癸卯以前陝虢觀察使王起爲左丞四月庚申以尚書左丞王起爲戸部尚書判度支此事當在是年正月以後四月以前　又案冊府一百六十八胡作壺百上無二字通下有天字帶下有各一條三字刀劒下有各一口三字等作一副下有馬二匹私白身三人有詔止令受銀瓶刀劒器杖及馬其白身却還翊日重進復不受旋命中使就宅宣白身三人更不用進來四十九字係是年二月事

六年

文宗太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錄參軍彥芳

絹二百疋衣笏一副并還先奏高祖太宗書詔及官誥衣物等

御覽八百十七　案李靖傳敘此事與此條事同而文異但云

太和中未言年月新書靖傳亦然

九年

文宗朝對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紀便目爲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上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徵故寔嘗聞太宗皇帝欲親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會[元]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機陳善惡致怨史官何地逃刑又問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上又謂朗曰適之所紀且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无爽朗乃進所紀上略覽曰卿宜門外重

寫錄進其日晚內出詔示宰臣曰適鄭朗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
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閑話不關理道之體
要亟諸將來實爲愧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
御覽六百四　案册府四十六上命作帝命執筆下有所字上
曰作帝曰寔作實會作會機作極致怨作恐致又問作又聞上
又作帝又適之作適來上畧作帝畧錄進下有來字示上有宣
字適鄭朗作適來鄭朗等人君下脫之言二字係太和九年十
二月庚辰事又五百五十四退上有旣字紀錄作記錄人君下
不脫之言二字亦在太和九年十二月但不言庚辰餘與四十
六同又三百十四史官何地上無致怨二字亦無恐致二字人
君下不脫之言二字但言太和末而不言年月餘亦與四十六
同據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二月庚辰與李石鄭覃議論之語與

冊府上文約同故列於是年　又案鄭覃傳及冊府五百六十叙此事皆在開成中與此條字句多異故定爲文宗紀逸文

太和中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二十疋

御覽八百十五　案此事未知何年今姑列於太和之末

開成元年

文宗開成中駕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自春不雨上孜孜憂勤徧禮羣望至是甘澤屢降中外感悅上賦詩喜雨云風雲今際會雷雨遂流滋薦幣虛陳禮動天實精思漸浸又夏節復在三春時霢霂垂朱閣飄颻入綠墀郊坰既霑足黍稷有豐期百辟同憂樂萬方仰雍熙宰臣洎文武百官咸屬和

御覽五百九十二　冊府四十開成中作開成元年三月庚申

觴作奉冊自春以下二十三字上賦詩喜雨作號暮春喜雨詩今作暮廌作薦又夏作九夏仰作佇文上無洎字咸下有有字
案文宗紀開成元年三月庚申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因賦暮春喜雨詩而未載其詩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文宗以魏謩爲補闕上嘗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授謩左補闕於內狀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善爲之詞

御覽二百二十三　案魏謩傳亦載此事與此條事同而文異今定爲文宗紀逸文　又案冊府五百四十九上嘗言於作文宗謂聖政作政令匡作忠處下無於字命作令左作右於內至之詞作委舍人善爲之辭未言年月據通鑑此事在開成元年

七月

二年

文宗嘗問曰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屈人否李石曰韓愈貞元末爲四門博士上曰司馬遷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鄭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饟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直卒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譏諫於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武帝不屈上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爲誡覃因曰伏知陛下乙夜觀書無不該涉然經典切切不過一二百言聖意所存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兩句實可寢食佩服

御覽六百四　冊府五百六十二文宗下有御紫宸殿四字嘗問作謂宰臣鄭覃李固言李石末下有問字上曰作帝曰下同

譏作幾於陛下作欲陛下武帝作漢武誠作戒無覃因曰以下
四十七字係開元二年二月事蓋元字乃成字之誤也又卷一
百四文宗作帝末下有誾字有覃因曰以下四十七字餘與卷
五百六十二同亦在開成二年二月

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周墀對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爲之
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公權曰朕知舍人不合卻作諫議以
卿論事有爭臣之風令授卿諫議大夫
御覽二百二十三　案通鑑叙此事在開成二年四月甲辰柳
公權傳亦載此事與此條事同而文異今定爲文宗紀逸文
又案冊府四百五十七　文宗作上上作帝

文宗開成二年詔曰每聞京師舊說以爲終南山興雲祈必有雨
若晴霽雖密雲至地竟不霑濡況玆山北面闕庭日當恩故修其

望祀寵數宜及今聞都無祠宇終南山未備禮秩命有司即時建立

御覽三十八　會要四十七詔曰作四月十一日勅祈作即至地作佗至濡作霈恩故作顧矚宇下有巖谷湫却在命祀七字秩下有湫爲山靈捨大從細深所謂闕于興雲致雨之祀也宜令中書門下且差官設奠宣告致禮便令擇立廟處所迴日以聞然後四十八字建立下仍有至八月勅終南山宜封爲廣惠公十三字冊府三十四詔曰上有四月辛酉四字若下有當字故作顧從作崇祀下無也字致作恩然下無後字餘與會要同

案文宗紀開成二年四月甲午朔則辛酉係二十八日紀云辛酉詔置終南山神祠而未載其詔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開成二年幽州節度使史元忠奏當管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

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兵戈並多失墜伏乞各賜新銅
魚可之
御覽二百五十五　冊府六十一同係是年十二月事
開成中以諫議大夫蕭俶爲楚州刺史俶故相俛之弟將赴任延
英候辭上曰蕭俛是先朝賢相筋力未衰卽須一來京國朕今賜
手詔及賜帛三百匹以備山谷所乏
御覽八百十八　案蕭俛傳敘此事與此條事同文異在開成
二年而未言何月今姑列諸是年之末　又案冊府七十六上
作帝筋上有若字及賜帛三百匹作及匹帛卿便將往亦但言
開成二年
三年
文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

朱申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爲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彈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會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絶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御覽二百二十六　案兩又曰御覽皆提行然此三條首尾相貫本係一事兩又曰乃更端之詞與他處之又曰爲另述別事者不同今從冊府六十九並聯屬之俾其本末完具　又案舊書文宗紀開成三年十一月庚午以翰林學士丁居晦爲御史中丞冊府頃爲作頃者彈作搏上曰作帝曰鷹作鷹又曰上有帝字作下有得字問居晦下仍有居晦二字常上有朕字係開成三年十一月癸酉事即在庚午之後三日與本紀正合此條必彼處逸文又冊府一百一　叙居晦爲中丞之年月日亦與本

紀合又五百十二文宗作帝上有丁居晦爲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二十七字頭爲上有僧孺二字亥又曰作帝又曰餘與六十九同

四年

文宗朝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頒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閭閻之間袖潤四尺今令潤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曳三尺五寸初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澣得罪德裕因而奏之

御覽六百八十九　會要三十一節引節度作觀察潤上有先字裙曳四尺作裙先曳地四五寸今曳三尺五寸作今令減五寸從之係開成四年二月事　案文宗紀延安公主及竇澣事在開成四年正月丁卯會要記德裕之事於是年二月於時月

正合

文宗朝宰臣楊嗣復因對奏曰使府判官令人數猥多徒有糜費臣欲條疏上曰莫限及才人否嗣復曰有才人自別但澄去滓弊者薦華自出上曰蕭復爲相難言者必言貞元之名相也卿其志之

御覽二百五　案新書楊嗣復傳敘此事下文云未幾帝崩舊書文宗紀云開成四年十二月辛酉上不康乙亥宰臣入謁見上于太和殿五年正月戊寅朔上不康不受朝賀辛巳上崩於大明宮之太和殿據此則嗣復奏此事當在四年十二月以前

又案冊府三百十四未載年月但云開成中令作今糜作縻疏作流兩上曰俱作帝曰無名字又一百四名作賢餘同事在

四年六月

又嘗於紫宸殿對百寮遣閤門使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註記謩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爲聖王鑒戒陛下但爲善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悞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願以陛下爲太宗文皇陛下許臣比褚遂良上曰我前亦嘗覩之謩曰是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豈得陷陛下爲非若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遺後代取信上遂止

御覽六百四　案冊府五百五十四無又嘗二字註作注爲善下有事字畏作冀悞作誤臣下無願字皇下有帝字陛下許作乞陛下許比下有職字上曰作帝曰我前亦嘗覩之作我向前亦曾取看是前作自是向前如何　至遂止作非史也遺後代何取信遂止係開成四年十月事又五百六十戒作誡畏作謂後下無代字上遂止作帝遂止十月下有乙卯二字餘同　又案

通鑑叙此事亦在開成四年十月乙卯

年月無考

文宗時裴通自祭酒改詹事因申謝上知通有易學因訪以精義仍命進所習經本著易元解并揔論二十卷易與冠十三卷易洗心二十卷

御覧六百九　案新書藝文志載裴通易書一百五十卷注云字文[元]士淹子文宗訪以易義令進所撰書亦未言年月

宣宗紀

大中二年

大中二年福建進瑞粟十五莖有五六穗

御覧八百七十三　會要二十九建下有觀察使殷儼五字十五作十一莖下仍有莖字係是年七月十六日事

六年

大中六年淮南節度使杜悰奏海陵高郵兩縣百姓於官河中漉得異米煮食呼爲聖米

御覽八百七十三　會要二十九漉誤作灑得上有出字係是年九月二日事　案新書五行志叙此事屬諸大中六年夏蓋得米在夏時而入奏則在九月也

僖宗紀

廣明元年

黄巢將逼京輔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不得食張濬謂漢陰令李康曰公可爲糗餌以供行在康乃鳩集騾乘分道進饔糗

御覽八百六十　案以新書僖宗紀及通鑑考之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僖宗出幸丁酉至興元舊書僖宗紀亦載是月甲申出幸但未言何日至興元

通鑑於已至興元之後追敘途中李康張濬之事則其事必在甲申以後丁酉以前　又案舊書張濬傳亦載此事而文不同故定爲僖宗紀逸文

舊唐書逸文卷五終

姪[illegible]校栞

舊唐書逸文卷六

甘泉岑建功輯

禮儀志一

郊祀

貞元九年冬德宗以是歲有年蠻夷朝貢思親告郊廟於祀事尤重慎及將散齋謂宰臣曰在禮散齋歸正寢攝心奉祭不可聞外事其常務勿奏乃齋於別殿及命皇太子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日

御覽五百三十　冊府三十四德宗作初帝奉祭作奉祀係是年十一月事　案德宗紀云貞元九年上親郊圓邱而未載致齋之事禮儀志一載貞元六年南郊誓誡之事此條與彼事相類而年月又相次當是其下逸文

禮儀志四

先農

永徽二年高宗親享先農躬御耒耜

御覽八百二十三　案禮儀志四載貞觀三年親祭先農事及
神龍元年改祭先農事永徽在貞觀之後神龍之前此條當是
彼處逸文

先代帝王

開元中勅雲州置魏孝文帝祠堂一所有司以時享祭是州有魏
故明堂遺跡乃置廟於其跡焉

御覽五百三十三　會要二十二無一所二字及是字遺跡作
遺址乃置廟於其跡焉作乃於其上置廟焉係開元二十二年
十一月六日事　冊府一百七十四雲作靈跡作迹無於其跡

三字係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事　案元魏未遷洛以前都於代北其明堂自當立於雲州斷不立於靈州冊府非是　又案禮儀志四載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奠祀古帝王之詔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考試

貞觀中文帝嘗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御覽六百二十九　案禮儀志四考試之事皆列於釋奠門內所載有貞觀十四年事及二十一年事此條當是彼處逸文下文考試各條依時代編次當以此意求之

調露二年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時進士但試策考而已思立以其膚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因以爲常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試策下無考字盾作庸常下有式字係是年四月事冊府六百三十九二年作三年亦在四月策下亦無考字餘與御覽同　案高宗紀調露二年八月即改元永隆是調露止有二年並無三年冊府非是　又案文苑劉憲傳云父思立高宗時爲侍御史後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與此條事同文異故定爲禮儀志逸文　又案禮儀志四有儀鳳三年事調露在儀鳳之後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載初元年試貢舉人于洛城殿前數日方畢殿前試人自兹始也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元年下有二月十四日五字餘同冊府六百三十九及六百四十三載初上有則天二字年下亦有二月十四日五字洛作雒畢上無方字通典十五載初

上有武太后三字元年下有二月二字試貢舉人作策問貢人畢作了茲作此始下無也字　案禮儀志四有天授三年事載初在天授之前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長壽二年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拜列則金帛羽毛昇於玉陛之下賢良文學棄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士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曰可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年下有十月二字拜列下有但孝廉秀異既充歲貢宜列王庭十三字則作豈得陛作階貢士作貢人元日下有引見二字冊府六百三十九拜列下有但孝廉秀異國之英才既隨方物以充歲貢宜同珍幣列見王庭二十五字則亦作豈得輕人下有甚不副陛下好道之心尊賢

之意十三字貢士作貢舉人元日下亦有引見二字備作播制

曰可作從之亦在是年十月　案禮儀志四亦有長壽二年事

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景雲中制四方選集群才輻湊操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習一

經通大義者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

字辨聲象者傳雅曲度和六律五音者韜略學孫吳識天時人事

者暢於詞氣聰於受領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

擇焉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二經作三經六書作六經係

景雲元年十二月事　案禮儀志四有景雲二年事此條當列

於其前

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上言曰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

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豈識先王之禮義陛下設學數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喻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此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上然之

御覽六百二十九　冊府六百三十九廩作廪以其作以之學數作學較喻作曉考功作至進士下有也字上作帝係開元十七年三月事會要七十五同學數作學校喻亦作曉已退上無十字進士下有也字無上然之三字通典十七年月同惟瑒作瑒誤一二十人十作千誤廩作廢長上無若字將興作驟興餘

與冊府及會要同　據通鑑在是年三月丙申又案冊府六百
四及全唐文二百九十八全載此奏文亦約同御覽及諸書蓋
節引耳冊府一二十八下有若嘗以此數而取七字費作廢臣
竊見下有流外二字歲向作歲尚全唐文並同自然作則是全唐文同以
其効官上有浮虛之徒四字豈識下有於字不收下有其字全唐
文並同上作元宗甚　案禮儀志四有開元十一年事此條嘗列
於其後　又案良吏楊瑒傳開元十六年遷國子祭酒此奏上
於十七年正其官祭酒時也
上元年劉嶢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爲孝廉之門考文章於甲乙故
天下響應驅於才藝不務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
者可以約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
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

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舍其本而務其末況古之作文必諸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於卉木之門極筆於煙霞之際以此風俗斯大謬也昔者採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如水之務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必敦德勵行以佇甲科鄙俗儉才没而不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俗從於下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

御覽六百二十九　通典十七上元下仍有元字撓作嶢孝廉作考秀全唐文四百三十三考作孝故有作致有甲科作科甲務其末作循其末卉木之門作草木之間以此風俗作以此成俗務下作就下甚上無有字文藝作才藝俗從作風動全唐文並同　案通鑑載

劉撓論選事在上元元年撓作曉考異云會要作劉嶢今檢會要七十四正作嶢亦在上元元年惟所載疏文與通典全唐文迥異以通鑑所載語核之似是一篇中之文而各爲節引耳

案禮儀志四有寶應二年事上元在寶應之前當是彼處逸文

建中初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趙贊奏應口問大義明經等舉人明經之目義以爲先比來相承唯務習帖至於義理少有能通經術寖衰莫不由此今若頓取大義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無以勸學請約舉司舊例稍示考義之難承前問義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競者多臣今請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其義不假文言旣與策有殊又事堪徵證憑此取捨庶歸至公如有義策全通五經舉人請準廣德元年七月勅超與處分明經義減兩選伏請每歲甄獎不過數人庶使經術漸興人知教本勅旨明經義策全

通者令所司具名聞奏續商量處分餘依奏
御覽六百二十九　册府六百四十權知下無禮部二字貢舉下有先時進士試詩賦各一篇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二十字贊奏下有以箴論表贊代詩賦仍各試策三道十四字明經下無等舉二字舉司會要七十五作貢舉徵證作徵證全通下有者字會要並同義滅兩選義作請會要作請滅二選敦本作教本餘依下無奏字係建中二年十月事會要並同　案禮儀志四所載考試之事至永泰二年爲止大歷以下皆闕此條當補於其後餘條仿此

建中三年四月敕禮部應進士舉人等自今已後如試官并不合選諸色出身人有應舉者宜先於舉司陳狀準例考試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重加考覈如實才堪用即令所司追納告身並注毀官甲準例與及第至選日仍稍優與處分其正員不在舉

限

御覽六百二十九　冊府六百四十如下有有字諸色上仍有并字先於上無宜字堪下無用字追納作進納正員下有官字會要七十六并不合選并作及出身人下有等字餘與冊府同惟進納仍作追納兩書年月悉與御覽合

建中初尙書左丞權知禮部貢舉顧少連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經爲首教人之本則義禮爲先至於帖書及以對策皆形文字並易考尋試義之時獨令口對對答之失覆視無憑黜退之中流議遂起伏請準建中二年十二月勅以所問錄於紙上各令直書眞義不假文言仍請依經疏對勅旨宜依

御覽六百二十九　案御覽此條下卽接有元和二年十二月禮部奏罷試口義事此非一時之事乃誤爲聯屬也今移置於

後　又案册府六百四十及會要七十五俱作貞元十三年十二月事權知下無禮部二字會要權在禮字上知在部字下義禮作義理口對作口問眞義作其義會要並同勅旨作奏勑會要作奉宜依下無元和二年云云足證御覽之誤　又案舊書無顧少連傳新書少連傳亦未言曾官左丞然德宗幸奉天時始由監察御史授水部員外郎則其遷左丞必在貞元時非建中時也當以册府會要爲是今姑從御覽列於建中之末

元和二年十二月禮部貢院奏五經舉人罷試口義準舊試墨義十條五經通六便於入策詔從之

御覽六百二十九　册府六百四十元和上有憲宗二字十二月下有壬申二字貢下有舉字準舊作依前五經通下有五明經通四字便於入策作便放入第無詔字會要七十五十下有

餘字餘與冊府同惟依前仍作準舊從上有詔字　案憲宗紀敘此事亦在元和二年十二月壬申五經通下亦有五明經通四字而前後字句多異故定爲禮儀志逸文

元和初四月以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爲都官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爲果州刺史先是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與貫之同考覈是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策皆居三等權幸或惡其詆已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爲唱誹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涯虢州司馬楊於陵遂出爲廣州節度裴垍時爲翰林學士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貴倖泣訴請罪於上上不得已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元和初作元和三年員外下

無郎字同考覈作同爲考官第其策作考三策皆居三等作皆
在第廣州節度下有使字乃爲作及爲請作情冊府六百四十
四叙此事同而文异第其策皆居三等亦作考三策皆在第兩
上字皆作帝餘則互有詳畧亦在元和三年不言何月　案憲
宗紀叙此事在元和三年四月乙丑而文甚畧裴垍王涯韋貫
之楊於陵李宗閔等傳亦與此條文義不同故定爲禮儀志逸
文

元和中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
準舊例送考功考試從之

御覽六百二十九　冊府六百四十功下無考字試下無從之
二字而有先是貞元十六年高郢掌貢請停考功別試識者是
之至是始復二十五字係元和十三年十月事會要七十六同

惟試上無考字先是作自貢下有舉字停上有權字至是作自今

太和初以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官策第二十二人而前進士劉蕡策最切直不居是選其間指陳時事不避貴近言詞激切士林感動雖晁董無以過也而考官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擯斥識者之議喧然不平守道正人傳其文至有相對而泣諫官等或將其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憚亦不敢爲之明白登科人李郃者深有所愧抗表請讓官於蕡事竟不行天復初李季逃敗起居郎羅袞上疏請追贈蕡於是下詔贈左諫議大夫仍訪子孫敘用初蕡條對制策言宦官權盛後必爲患及是果然也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初作二年以下有左字爲考

下有策字第上無策字策最作策果晁作賈之議作議之下有
物論二字竝下有者字天復上有及字李季逊作劉季逊諫議
作諫議及是下有而字冊府六百四十九亦作太和二年然敘
此事同而文異並全載劉蕡策文晁董作漢之晁錯餘亦互有
詳畧　案文苑劉蕡傳敘此事亦在太和二年與此條事同文
異天復以下一段又全未載故定爲禮儀志逸文
太和中禮部侍郎李漢奏準太和七年八月勅貢舉人不要試詩
賦策且先帖大經小經共十帖次對正義十道次試論義各一首
訖考覈放及第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十帖上有二字論義作議論
係太和八年正月事冊府六百四十一同　案李漢傳云太和
七年轉禮部侍郎八年改戶部侍郎此奏上於八年正月蓋其

時尙未改官也

太和八年中書門下奏進士放牓舊例禮部侍郎皆將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後放牓伏以委任有司固當精愼宰相先知取捨事非至公今年已後請便令放牓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試雜文及鄉貫三代名諱並當日送中書門下便令定例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八年下有正月二字冊府六百四十一亦作正月委任作委在冊府同事非作事匪冊府全唐文九百六十六並同便令作便合定例下有勑旨依奏四字冊府同全唐文亦云在太和八年正月當作宜先知上相字作臣貫作貢餘與冊府同　案以上二條皆在太和八年正月而其日無考難以定其先後今姑從御覽之次序

會昌三年勑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後但據才堪者即與

不要限人數每年止於十人五人總得

御覽六百二十九　冊府六百四十一　會昌上有武宗二字年下有正月二字自作目會要七十六年下亦有正月二字堪下無者字止於十人五人總得作止於二十五人

會昌四年中書門下奏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臺閣清選莫不由兹近緣覈實不在於鄉閭超名頗雜於非類致有跋扈之地請許交通將澄化源在舉明憲臣等商量今日以後舉人於禮部納家狀後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則以親姻故舊久同游處者其江湖之士則以封壤接近素所諳知者爲保如有缺孝悌之行資朋黨之勢迹由邪徑言涉多端者並不在就試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隱蔽有人糾舉其同保人並三年不得赴舉仍委禮部明爲戒勵編入舉格勅旨依奏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會昌四年作開成三年下有十月二字超名作趍名請許作情計同保作同舉勑下無旨字冊府六百四十一四年下有十月二字超作趨請許亦作情計五人作三人游處下無者字江湖上有有字就試作就仕勑旨依奏作從之　案開成三年下距會昌四年凡隔六年此條無明文可證冊府與御覽相同今姑從其次序

大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勑付翰林自今放牓後仍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所司逐年編次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十年下有四月二字冊府六百四十一同仍寫作仰寫冊府同第下無人字仍下有付字冊府亦有付字

大中十二年中書舍人李藩知舉放博學宏辭科陳琬等三人及

進詩賦論等召潘謂曰所試詩中重用字何如潘曰錢起湘靈鼓瑟詩有重用字乃是庶幾上曰此詩似不及起乃落第

御覽六百二十九　會要七十六年下有三月二字冊府六百四十一同潘作藩下同冊府仍作潘所試作所賦落第作落下冊府同冊府上曰作帝曰　案李藩乃元和年間宰相大中時其没已久當以潘字爲是

禮儀志五

宗廟薦食

元和中太常上言按禮祭不欲數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饗時饗與禘祫同月即其月但行禘祫祭不行時饗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饗重於朔望薦食稽求禮情參酌輕重請每至時及臘但行饗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請先行

告禮然後薦食

御覽五百二十八　會要十八常下有禮院二字按上有太廟時享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十四字禮下有經字太上有伏以二字饗作享下同時上有准禮二字禘祫下無祭字請每上有於時享之月朔望薦食亦合便停若兩禮並行即祭恐煩黷伏二十四字時下臘下俱有享字如上有餘月一准舊例六字請先上有伏字食下有即冀疎數有節合於禮令從之十二字又卷二十三亦引此奏稽作詳並作兼例作制告下有廟字即作所令作中餘與卷十八同兩卷並言係元和三年四月事又案禮儀志五載開元二十二年議宗廟薦食之事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音樂志一

樂曲

壽邱唯舊跡酆邑乃前基粵余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盛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日逐衞文槐端扆朝四嶽無為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芸黃遍原隰禾穎積京坻共樂還譙宴歡此大風詩

樂府五十六　會要三十三敘太宗幸慶善宮賦詩在貞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又卷三十同　盛入作咸入槐作螭譙作鄉歡作歌

案音樂志一云貞觀六年太宗行幸慶善宮宴從臣於渭水之濱賦詩十韻而未載其詩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厠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

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强國富秦人反閒遺之女妓戎王躭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疾之已久矣艮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淫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適後庭伎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彰示羣僚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

御覽五百六十八　會要三十四其閒下有者字女妓作女樂哇淫作娃姣亂人作亂民多適作多豫在先天元年正月通典一百四十七惟疾作嫉哇淫作哇咬餘與御覽悉同亦係先天元年正月事冊府七百十四叙此事文畧異載曾之諫詞媟作褻厠作預全唐文二百七十七同　饋以作遺以由作繇下同强作彊遺之女妓全唐文作饋之美云躭悅作躭樂久矣作甚必務作女務哇淫亦作娃姣全唐文同殿下上有伏惟二字下有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字內

顒顒瞻仰德化而渴賢之美未被於吡謠好妓之聲或聞於人
聽豈足追啟誦之徽烈龔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五十二字全唐
文同惟豈足作豈所以多適亦作多豫全唐文同妓樂作之樂至於上有非以
風人爲弊猶隱八字全唐文同尋寮作衆寮慢妓作嫚妓廝下有下
教全唐文教作明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十六字全唐文同禁
斷下有諸招召全唐文作諸使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皆知殿下放
遠邪佞全唐文作放鄭遠佞輝光日新凡在含生孰不欣戴三十二字全唐
文載下有謹啟二字餘並同冊府下仍有皇太子令答曰比嘗聞公正直信
亦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女樂之徒亦
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志四十八字但作景雲二年八月事
案景雲二年卽先天元年正月猶爲景雲八月則爲先天矣
當兼取之　又案文苑買會傳敘此事與冊府約同而與此條

多異故定爲音樂志逸文　又案音樂志四載元宗在位時事

此條乃未即位之事當列於其前

德宗御中書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皇太子書以示百寮其序曰朕聞天地之德莫大於和萬物以生九功乃叙是以中春之首紀爲令節布陽和之政暢亭育之功式宴且歡順時而舉蓋取象於交泰之義也今歲華載陽嘉雪呈慶君臣同樂實獲我心近以聽政之餘參比音律播於絲竹韻以歌詩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樂教習甫就畢陳於茲於是闢廣庭臨內殿張大會示羣臣千載成文威儀有序禮情懽浹中心是嘉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善固未盡和莫甚焉聊復成篇以言其志詩曰芳歲肇佳節物華當仲春乾坤既昭泰烟景含絪緼德淺荷元貺樂成思治人前庭列鍾鼎廣殿延羣臣八卦隨意舞五音傳曲新顧非咸池奏庶

叶南風蕭式宴禮所重洽懽情必均同和謌在兹萬國希可覩

御覽五百九十二　冊府四十德宗御中書作帝製中春在十四年二月詩未載　案德宗紀云二月戊午上御麟德殿宴文武百寮先是上制中和樂舞曲是日奏之日晏方罷上又賦中春麟德殿宴羣臣詩八韻而未載其詩音樂志一云十四年二月德宗自製中和舞上御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太子書示百官亦未載其詩以字句文義核之此條蓋音樂志逸文

舊唐書逸文卷十六終

姪銘溢
男熔 校栞

舊唐書逸文卷七

甘泉岑建功輯

五行志

地震

始畢可汗衙帳無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內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之而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卽其類也高祖然之

御覽六百九十九　案五行志廬舍殿檻之壞皆附見於地震之中貞觀十二年有地震壞廬舍之事此條當列於其前　又案新書五行志此條在金沴木門之內係武德元年八月戊戌事又突厥傳敘此事亦在武德元年

土變

則天天授初淮南地生毛或白或蒼長者尺餘或遍居人牀下揚州尤甚大如馬尾熒之如毛氣著作郎韓琬寓于揚州親掇之其年稱制

御覽八百八十　會要四十四但云揚州地生毛如馬鬣以爲垂拱元年九月二十四日事　案新書五行志土爲變怪門內叙此事亦在垂拱元年九月而不言其年稱制今考新舊則天紀其臨朝稱制始於宏道元年十二月而革命稱帝則始於天授元年九月疑此條制字乃帝字之誤而會要新志之垂拱則天授之誤也　又案新志此條在天寶女媧墓之前而舊志女媧墓之前尚有永昌中以下三條垂拱在永昌前而天授在永昌後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霜

太宗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部落五月霜降至四年爲僕射李靖所滅

御覽八百七十八　案新書五行志霜雪在常寒門內未載此而舊書五行志霜雪事附見於雷電等類此條疑當列於則天時無雲而雷之前永泰元年三月降霜事列於二月雷電震烈之後是其證也　又案新書突厥傳有盛夏而霜之語卽指此事

雨

貞元十三年四月以上自春已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以雩祀遂幸興慶宮龍堂兆庶祈禱忽有白鸕鷀沉浮水際羣類翼從其後左右侍衛者咸驚異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悟龍神之變化遂相率蹈舞稱慶至乙丑果大雨遠近滂沱於是宰臣等上表稱賀

御覽九百二十五　會要二十三節引貞元作元和三作二以

上作上以已作以可下無以字堂上無龍字兆庶祈禱作祈雨白上有一字沉浮作浮沉從下無其後二字咸上無侍衞者三字與上無驚字俄然莫知所往作俄而不見至乙丑果大雨作後六雨果下　案德宗紀貞元十三年夏四月壬戌上幸興慶宮龍堂祈雨乙丑大雨當從御覽爲是紀文太略故定此條爲五行志逸文　又案冊府二十六亦作貞元十三年四月惟自春上無以上二字已來作以來可以作可行堂作潭兆上有爲字禱下有焉字無于是以下九字　又案五行志載貞元二十一年霖雨事此條當列於其前

雨血

高祖武德初突厥處羅可汗欲侵中夏會天雨血三日乃止而處羅疽發而死

御覽八百七十七　案新書五行志亦皆亦詳門內所載凡二十餘條此條亦在其列舊書五行志亦嘗亦詳全未載入此條無所附麗今姑附於雨門之後以俟考

蠃蟲

開元二十二年秋八月甲申幽州長史張守珪榆關田內虸蚄蟲食田稼蔓延入平州俄頃有羣雀來食此蟲一日食盡平州稼穡無有害者

御覽九百二十二　冊府二十四珪下有奏字田內作內有虸蚄作虸蝗害作傷係開元二十三年八月事　案元宗紀開元二十二年七月既有甲申則八月不得又有甲申疑干支有誤　又案五行志云明年榆林關有虸蚄食苗羣雀來食數日而盡其上文有二十五年之語與此條事同而年異疑此條當在

彼條之前新書五行志云開元二十二年八月榆關蝦蚄蟲害稼入平州界有羣雀來食之一日而盡二十六年榆關蝦蚄蟲害稼羣雀來食之據此則雀食蝦蚄本有兩事舊書逸其一耳冊府紀此事於二十三年當是別有所據新志與御覽相合今姑從之

羽蟲

野鴨雄者赤頭有距

御覽九百十九　案五行志自貞觀初白鵲至開成二年野鵲皆言羽蟲之事此條雖首尾不具然以語意觀之當是彼處逸文惟年月未具無以知其次序俟考

毛蟲

長慶中河東節度使李聽貢貓二頭貓猛捷之獸也穆宗好畋遊

嘗詔諸道廣求此獸捜𨈆山谷郡縣告勞防虞籠檻甚於豺虎及至林苑往往噬人後穆宗亦盡令逐之及敬宗即位聽復獻之

御覽九百一十二　案五行志載元和七年麟鹿事八年豕事此條當列於其後

蛇

建中三年趙州闕晉縣仁孝里沙北有棠樹甚茂百姓禱之爲神忽有羣蛇數千自東南來趨北岸集棠樹下爲二積留居南岸者爲一積俄有三龜徑寸繞行積旁積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腹皆有瘡若矢所中

御覽九百三十三　新書五行志敘此事三年下有夏字沙下有河字在天寶中洛陽巨蛇等條之後舊書五行志亦載洛陽巨蛇事此條當列於其後

木

代宗時有迎涼草鳳首木迎涼草幹如竹葉細於杉乾枯而未嘗凋落盛暑而刺之窗戶間則涼風自至

御覽三十四　案五行志載代宗大曆十二年瑞木芝草事此條亦代宗時事當附於其後

羅浮甘子開元中始有山僧種於南樓寺其後常資進獻幸蜀幸奉天之歲皆不結實

御覽九百六十六　事類賦注二十七山下脫僧字　案五行志載德宗興元元年李樹槐樹事此條言幸奉天之歲乃建中四年其時尚未改爲興元當列於彼條之前

金

將軍李守忠奏三殿上所安置渾天儀銅鼎上津流

御覽卷二一　案御覽注云事具雨門今檢天部休徵部咎徵部皆有雨門而並無此事疑御覽有所遺脫蓋津流乃雨降之兆故互見雨門也　又案新書五行志云乾元二年乙亥晝渾天儀有液如汗下流在上元時楚州獻寶條前疑即此事舊書五行志亦載楚州獻寶事此條似當列於其前

詩謠

麟德元年九月壁州刺史鄧宏慶制酒令平索者精四字

御覽八百四十四　案五行志詩妖童謠內附載龍朔中酒令一條龍朔在麟德之前此條當補於其後　又案新書五行志亦載龍朔中酒令於詩妖童謠之內而未載此條無以知其事顛末俟考

地理志一

京兆府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

御覽九百六十一　案地理志一雲陽縣條下云改池陽復名雲陽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涇州

元和中城臨涇從涇原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在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常爲犬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軍人耕穫屢爲蕃寇掠奪祐請修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爲大利

御覽三百三十四　案憲宗紀元和三年正月庚子涇原段祐請修臨涇城在涇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衝要詔從之與此條事同文異故定爲地理志逸文　又案册府四百十敘此事誤

御覽詳亦在元和三年未言何月在涇州作直涇州軍人上有每字大利下有阨川戸要害塞上至今賴焉十一字　又案地理志一云臨涇隋縣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地理志二

河中府

廣德中安史故將分據河北吐蕃數犯京畿故郭子儀魚朝恩常統重兵守河中以備倉卒欲兵權在京師乃以魚朝恩元載王縉建議請於河中府置中都創置精兵五萬以爲禁旅取關輔河東等十州稅物以奉京師車駕常以秋抄行幸春首還京卽河北西蕃無憂越軼代宗以爲然載已潛遣人於河中料度創造宮殿及營私第旣而言事者以爲無故示賊以怯國計非便事竟不行

御覽三百二十　案地理志二云元年建卯月又爲中都元和

三年復爲河中府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又案代宗紀大歷六
年及元載傳與此條事同文異故定爲地理志逸文

洋州

德宗皇帝以朱泚之難幸梁洋中書舍人齊映從駕至此川見旌
旗蔽野上心駭謂泚之追兵截路至此見梁帥嚴震具軍容拜馬
前敘君臣離亂流涕久之上喜令震登馬與朕作主人映叱嚴震
與至尊導馬御膳自有所司頃之上至洋州行宮召映責以儒生
不達權機烟塵時務姑習主帥映奏曰南山士庶只知有嚴震不
知有陛下且今天威親臨令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盡嚴震
爲臣子之節上歎久之震聞特拜謝映時議多之卽此川也
寰宇記一百三十八　御覽六十八八截作疾叱作曰權機作兵
機南山作山南蜀上有巴字久之作之良久　案寰宇記列此

條於洋州西鄉縣上文云淸涼川在縣北御覽上文引方輿記曰淸涼川在興道縣北疑德宗上仍有脫文　又案御覽引作唐史　又案地理志二興道西鄉皆屬洋州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地理志四

梓州

高崇文伐蜀領兵馬取鳳翔邪谷路李元奕領兵馬取駱谷路同赴梓州應接當秦惠王時司馬錯之策以伐蜀漢光武使吳漢伐公孫述魏司馬文王使鄧艾伐劉禪晉穆帝使桓溫伐李子仁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梁武帝使鄧元起伐劉季連周太祖使尉遲迥平蕭紀隋文帝使梁睿平王謙憲宗命高崇文平劉闢自秦至元和九度伐蜀四爲水軍泝江而上唯秦與鄧艾尉遲迥梁睿

及崇文五在斜谷駱谷出師南討不廷

御覽三百四　案冊府一百二十二載憲宗命伐蜀制文在元和元年正月戊子高崇文上有甲午二字下無伐蜀二字邪作斜取駱上無馬字秦惠上無當字唯下有光字廷下有矣字又案地理志四云梓州恒爲東川節度治所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又案憲宗紀元和元年及高崇文傳與此條事同文異故定爲地理志逸文

渠州

貞元中謝眞人於郡紫極宮上昇萬目所覩郡郭是夕處處有紅霓雲氣

御覽一百六十七　案地理志果州下云天寶元年爲南充郡御覽引此條在果州門內上文引十道志云果州南充郡與地

理志正合故知此條乃地理志果州之逸文也

邕州

德宗初即位詔曰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罷之

御覽五百　冊府四十二無初字係大歷十四年閏五月辛巳事會要八十六罷上有宜字餘與冊府同惟無閏字及辛巳二字　案地理志四云乾元元年復爲邕州此條當是彼處逸文又案德宗紀敘此事亦在大歷十四年閏五月辛巳而詔文未載故定爲地理志逸文

南中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桂葉好事因謂爲流桂泉後人乃立棟宇爲漢高之神

御覽九百五十七　案此條及下條未知定在何地今姑附諸

地理志之末

南中山川鴆鳥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蝨水弩必生可療之草

御覽九百五十

職官志二

中書舍人

建中三年詔中書舍人分署尚書六曹復舊制也

御覽二百二十二　案職官志二云改爲中書舍人龍朔光宅

開元隨曹改易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職官志三

侍御史

御史遭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上馬乾封中王本

立爲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

足至地或側鞭弛鐙輕重無恒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

御覽二百二十七　通典二十四御史遭上有舊字上馬作止焉立爲下有侍字足上有一字弛作弛　案職官志三云隋爲侍御史品第七武德品第六也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又案冊府五百十五節引爲下亦有侍字

雜端御史最爲雄劇食坐之南設一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注云亦謂之癡牀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牀也

御覽四百九十　七百二十九亦引此條雜作臺注云作其榻無也字通典二十四設下無一字故上有是字牀下無也字案職官志三侍御史年深者一人判臺事知公廨雜事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縣令

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後改爲尉

御覽二百六十九　通典三十三同惟無後改爲尉四年下文丞下有武德七年三月復改爲尉之語御覽蓋節引耳　案職官志三縣令條下載秦時令長丞尉之制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輿服志

金鉞

天寶中制黃鉞古來以金爲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鉞宜改爲金鉞副威武之義焉

御覽三百四十一　冊府六十制作詔曰下有文宜垂訓事必正名而九字其下有黃字係天寶元年正月一日事八十六同

詔作制文上有但字亦在天寶元年正月丁未朔全唐文三十九與冊府八十六同會要三十一節引制作勑爲作也亦在天寶元年正月　案元宗紀云天寶元年正月丁未朔改黃鉞爲金鉞而未載制文輿服志云其黃鉞天寶元年制改爲金鉞亦未載制詞然此條詳述鉞制當是輿服志逸文

翼善冠

貞觀中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以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息武事此冠頗採古樣兼類幞頭乃宜常服可與袴褶通用

御覽六百八十四　冊府六十太宗作帝起下無自字以便作取容下有耳字四海作海內息上有當字樣作法乃作迺係貞觀八年四月事　會要三十一自作於以便作取便容下有耳

字海作方息作當偃樣作法無可與以下六字係貞觀八年五月七日事通典五十七無息武事三字餘與會要同惟方仍作海　案太宗紀是年五月辛未朔丁丑上初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以辛丑朔推之丁丑正是七日與會要合輿服志云貞觀八年五月太宗初服翼善冠侍臣服進德冠與太宗紀文義約同並未載告侍臣之語然此條詳述冠制當是輿服志逸文

經籍志上

總序

貞觀十年尚書左僕射房元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守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守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等五代史詣闕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覩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爲將來之誡秦始皇奢淫

無度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先王之得失爲在身之龜鑑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副朕深懷極可嘉尚又詔司空房[元]齡等修晉書以臧榮緒書爲本採摭諸家傳記而益附之爰及晉代文集罔不畢舉爲十本紀二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旨焉房[元]齡以下爲論皆稱史臣後數載而書就藏之祕府頒賜加級各有差以其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焉

御覽六百三　案太宗紀貞觀十年春正月壬子尚書左僕射房[元]齡侍中魏徵上梁陳齊周隋五代史詔藏于祕閣與此條不同　又案冊府五百五十四上五代史亦在貞觀十年正月梁字在陳齊上無度下有志存隱惡四字先王作前王鑑作鏡

副朕深褱作深副朕懷又冊府五百五十六載詔修晉書事在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採作捃畢舉作畢記十本紀本作帝二十
志無二字加級作皆洽　又案五代史與晉書非一年所修此
條聯合爲一必非本紀之文經籍志上總序內敘歷朝藏書修
書之事疑此條當在貞觀中條後開元三年條前下二條仿此
天后聖歷中上以御覽及文思博要等書聚事多未備令麟臺監
張昌宗麟臺少監李嶠廣召文學之士給事中徐彥伯水部郎中
員半千等二十六人增損文思博要勒成一千三百卷于舊書外
更加佛教道流及親屬姓氏方域等部至是畢功上親制名曰三
教珠英彥伯已下改官加級賜物
御覽六百一　會要三十六敘此書之成在大足元年十一月
十二日　案此書修於聖歷成於大足非一年之事不當列於

本紀故定爲經籍志逸文

麗正殿高宗降誕之所開元中繕寫圖籍貯之

御覽一百七十五　案此條先言高宗後言開元非一朝之事

不當列於本紀故定爲經籍志逸文

食貨志上

總序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勑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遂不行

御覽九百七十六　案蘇良嗣傳云則天臨朝爲西京留守時尙方監裴匪躬檢校西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駮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

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與此條事同文異而時代又殊故知此條乃食貨志佚文通鑑二百四紀此事在垂拱三年夏四月正艮嗣爲西京留守時事冊府六百七十四亦然公儀作儀休拔去園葵作猶能拔葵去織餘文亦較御覽畧異通典三十三與蘇艮嗣傳畧同亦在垂拱三年惟大唐新語卷四引此事在高宗時與御覽相同司農下有寺字賣之作出賣與判下有之字拔上有猶字萬邦作萬乘販蔬鬻菜作賣鬻蔬菜　案食貨志上總序載開元中宇文融事此條當列於其前

兩稅

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爲一屯隸州鎭諸軍者每五十頃爲一屯其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處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爲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

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勲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用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爲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卽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得丁牛者所收斛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喬麥乾蘿蔔等準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田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御覽三百三十二　案新書食貨志三叙此事亦在開元二十五年舊書食貨志上開元二十五年三月有關輔庸調之勅而無此事疑即其處之逸文下條仿此　又案通典卷二爲一屯下無其屯二字處置者作重置者丞作承簡堪下無用字剩配下無得字皆準上有斗字喬作蕎天下屯田作天下屯收者餘並同

開元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準武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絁布竝隨鄉土所出絹絁各二丈布五尺輸絹絁者綿三兩輸麻三斤其絹絁爲疋布爲端綿爲屯麻爲綟若當戶不成疋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升與租同受

御覽六百二十六　通典卷六五尺上有則二丈三字麻三斤

上有布者二字

鹽

代宗時河中府鹽池生瑞鹽韓滉奏曰土德之瑞

御覽八百六十五　會要二十八敘此事在大歷八年七月

案代宗紀是年六月癸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奏安邑鹽池生乳鹽與此條文義不同食貨志上載開元元年鹽池事此條當是彼處逸文下條仿此

大歷八年解州安邑兩池生乳鹽後賜號寶應靈慶池

御覽八百七十三　會要二十八敘賜號事在大歷十二年十一月靈慶作慶靈　案代宗紀大歷十二年十月丁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言解縣兩池生瑞鹽乃置祠號寶應靈慶池與此條文義不同故定爲食貨志逸文

食貨志下

榷酤

元和十四年湖州刺史李應奏先是官酤酒代百姓納榷歲月旣久爲弊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登舊額仍許入兩稅隨貫均出依舊納折納輕貨送上都許之榷酒錢舊皆隨兩稅徵衆戶自貞元以來有土者競爲進奉故上言百姓困弊納輸不充請置官坊酤酒以代之旣得請則嚴設酒法閭閻之人舉手觸禁而官收厚利以濟其私爲害之日久矣及李應奏罷議者謂宰臣能因一州之請推爲天下之法則其弊革矣

御覽八百二十八　冊府五百四年下有七月二字官酤下無酒字自酤取作自取酤舊納作舊例納輸作輸納爲害下無之字一州作湖州會要八十八官下有中字舊額上無登字匕納

字亦作例無榷酒錢以下云云　案食貨志下載元和六年榷酒事此條當是彼處逸文

刑法志

總序

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攻諸國法著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侈淫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罪也

御覽六百三十八　案刑法志總序云自漢迄隋世有增損係指舊律而言此條乃溯舊律之源本似當列於其前

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

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

御覽六百五十一　通典一百六十四同　案刑法志總序云隋文帝參用周齊舊政以時代推之此條似當列於其前

法律

太宗以暇日遍閱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臟之系咸附背脊針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決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生死人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頒制決罪人不得鞭背

御覽六百四十九　冊府四十二太宗作初帝上有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八字閱作覽系作係今律作令律生死人之作死又生之由作繇即頒至鞭背作即日遽頒此制係貞觀四年十月

事　案太宗紀是年十月戊寅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針灸之所與此條詳畧逈異故定爲刑法志逸文　又案會要四十節引此事作貞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又載憲宗元和八年勅文日月與此同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從寬恕古人云賣棺者願歲之疫非憎於人利棺之售耳今司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課作何道理令得平允侍中王珪曰但任公正善人爲法官若斷獄允當則增秩賜金如此則姦僞息矣太宗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後大辟罪結正更取公卿論之如是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天下幾致刑措矣

御覽六百四十　案刑法志載王珪對太宗語其官爲諫議大夫此條亦載王珪對太宗語其官爲侍中據王珪傳其爲侍中

在爲諫議大夫之後則此條當列於彼條之後　又案太宗紀貞觀四年十二月云是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與此條詳畧迥異故定爲刑法志逸文　又案上條亦貞觀四年事而月日稍前此條當列於其後

舊唐書逸文卷七終